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汉诗英译研究：

吴伏生 著

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

苑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吴伏生 著

汉诗英译研究：

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 / 吴伏生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5

(列国汉学史书系/阎纯德，吴志良主编)

ISBN 978-7-5077-4022-6

I. ①汉… II. ①吴… III. ①诗歌—英语—翻译理论—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04921号

责任编辑：杨 雷

封面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10×1000 1/16

印 张：30.25

字 数：455千字

印 数：1500册

版 次：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0.00元

前言

本书所要研究的,是汉诗英译的理论与实践。它的范围,包括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期。这半个多世纪是汉诗英译从发轫走向成熟的阶段,译者众多,译著也很丰富。^①虽然本书也涉及汉诗英译在这期间的演变与发展,但其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勾勒这一时期汉诗英译的历史。这方面的工作中外学者都已经尝试过。^②我所要做的,是通过细微的文本分析,深入探讨汉诗英译中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即鉴于中、英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何在英语中转换、传达并保留汉诗的内容与形式风格。为此,我在众多译者中选择了四位在我看来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继往开来的译者,他们是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翟理斯 (Herbert A. Giles, 1845—1935)、韦利 (Arthur D. Waley, 1889—1966) 和庞德 (Ezra Pound, 1885—1972)。理雅各的《诗经》翻译至今仍然是学术翻译的典范;翟理斯的韵体翻译代表了维多利亚时期汉诗英译的特点;韦利的素体重读译文是忠实与流畅的最佳结合;庞德的创造性转译令我们反思翻译的定义与极限。总之,这四位译者的汉诗翻译基本上囊括了汉诗英译中的各种体裁、风格以及所使用的策略。

虽然本书的重点是探讨汉诗英译的艺术,但也包括对一些外界因素的讨论。它们包括上述四位译者所处的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他们的不同身世,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文学的认识;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汉诗翻译的理念、目的和策略。理雅各的时代,正值西方文明的鼎盛期。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瓜分土地,扩张文化,不可一世。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

① 有关这期间的汉诗翻译著作,参见本书后的参考书目。

② 例如 Roy Earl Teele, *Through a Glass Darkly: A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49), 江岚《唐诗西传史——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年。

徒,他曾在马六甲、香港传教长达30多年。他翻译《诗经》和其他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为了帮助西方读者,尤其是那些传教士,了解中国,进而用基督教征服、改造中国文化和社会。然而,理雅各也是位严肃认真的学者,并且致力于准确、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因此,在翻译《诗经》时,他所采用的,是详尽丰赡的“诠释型翻译”(interpretive translation),在尽量准确翻译诗歌文本的同时,力求再现中国传统经学的风貌。翟理斯曾于19世纪末为英国外事局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游历了南至台湾、北至天津的许多地方。他对中国社会与文化有切身体会,对当时在西方世界流传的各种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感到痛心疾首。他以向广大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语言文化、消除这些误解和偏见为己任,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作品。为了使他的汉诗翻译深入人心,他采用当时流行的韵体,甚至不惜按照西方的习俗来更动汉诗的内容和形式,其目的,便是要在读者中造成一种印象,即中、西文化之间实际上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人民及其文化也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异样和堕落。

理雅各、翟理斯都曾在中国生活多年,后来又都分别成为牛津、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韦利和庞德则不同,他们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也从未在高校和学术界担任过显要职位。韦利依靠自学掌握中文,庞德则始终对中文所知甚少。韦利是位学者型的译者,他的汉诗翻译以准确流畅著称。庞德则是英美现代派诗歌的领袖,所译的汉诗常常别具一格。但是,韦利与庞德也有共同之处,那便是,与理雅各、翟理斯不同,他们都生活在西方文明走向衰落的时期,并且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社会与文化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失望、彷徨之中他们开始质疑西方传统,把目光转向东方,渴望从异族文化中寻找答案、寄托和灵感。他们的汉诗翻译,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为了通过介绍中国的文学与文化,来影响甚至改变西方社会。

本书涉及许多翻译理论方面的问题。在此,有必要先对几个基本的概念做一澄清。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下,翻译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学术界,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现在已经成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一个重要部分,比较文学中的显学。众多学者通过探讨翻译中的各种理念与实践,来揭示不同种族、文化、宗教、国家、群体之间的政治文化关系。本书并不属于这类范畴,因为如上所言,我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汉诗英译所涉及的语言、文学、文化以及艺术问题。倘若一定要

为本书指定一个归属的话,不妨把它看作狭义的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因此,下面对翻译理论的讨论只局限于与本书主题和范围有关的某些方面。其目的,也不过是把本书中经常提到的一些概念和术语向读者做一交代。

翻译,顾名思义,便是将一部语言作品从“原语”(source language)转换到“译语”(target language)。在西方,如何有效地进行这种转换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古代罗马曾大量翻译希腊著作,以便充实其自身文化。演说家、批评家西塞罗 Cicero(公元前106—前43)提出译者只需“按照译语的习惯保留原文的思想和形式”,因此不必“逐字翻译”。^①此处的“逐字翻译”(word for word),又称“字译”或“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后来成为西方翻译理论的一个常用术语。与它相对的是“意译”(sense for sense)。最早使用“意译”这一术语的是早期基督教教父杰罗姆(Saint Jerome, 347—420)。有人曾攻击他所翻译的一封教皇书信,说他的翻译严重失实。在回应这一批评时,杰罗姆说他采用的方法“不是字译,而是意译。”杰罗姆还说,在翻译《圣经》时,则只能采用“字译”的方法,因为“在那里,文字的次序本身便是个秘密。”^②但是,在同一篇文章里,杰罗姆又声称,“由一种语言到另外一种语言的逐字翻译会掩盖意义,正如过于茂盛的牧场会窒息生长的谷物。”^③我们不禁要问,按照这种逻辑,难道他所提倡的、对《圣经》的逐字翻译就不会同样掩盖原文的意义?

杰罗姆的上述言论显然前后矛盾。他把意译和字译看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应用于不同的文本。这样的两分法不仅有悖常理,而且也难以应用于翻译实践。为了调和这一矛盾,17世纪英国作家、翻译家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便提出了一种折中的理论。他把翻译分成三种。第一种便是“字译”,只不过他为这种翻译起了一个新名,即“Meta-

① 引自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13. 原文:“... keeping the same ideas and forms, or as one might say, the ‘figures’ of thought, but in language which conforms to our usage. And in so doing I did not hold it necessary to render word for word. . .”

② “Letter to Pammachiu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 23. 原文:“I not only admit, but freely proclaim that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Greek—except in the case of Sacred Scripture, where the very word order is a mystery—I render not word for word, but sense for sense.”

③ 同上. p. 24. 原文:“A translation expressed word for word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conceals the sense just as an overabundant pasture strangles the crops.”

phrase”,也就是“逐字逐行地翻译一位作家”。第二种是“转译”(Paraphrase),即“有回旋余地的翻译。译者始终没有忘记作者,但是[在翻译中]并不严格遵照他的文字,而是遵照他的意义。”这实际上便是杰罗姆所提倡的“意译”。第三种是“模仿”(Imitation),译者可以随机应变,更改原著的文字乃至意义。^①德莱顿对“字译”和“模仿”都颇有微词,认为前者奴颜婢膝,后者则傲慢自大,伤害原语作者。言外之意,便是只有“转译”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

上述理论的出发点都是译者。19世纪初,德国批评家施莱马克(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又从作者和读者的角度对翻译做了新的解说。他指出,在翻译中“只有两种可能,译者要么尽量放开作者,将读者推向他[作者],要么尽量放开读者,将作者推向他[读者]。”^②也就是说,在翻译中,译者要么迁就作者,令读者就范,要么迁就读者,令作者就范。倘若采用第一种方法,译文便能较多地保留原著的特色,令读者感到陌生。相反,若是采用第二种方法,原著中的异国情调与风格便会丧失,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也便会如鱼得水,毫无陌生的感觉。用当今的批评术语,前者是“异化的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后者则是“归化的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施莱马克从民族主义精神出发,主张采用前者,因为异化翻译更能达到利用外语充实德国语言和文化的目标;相反,归化的翻译则会使本来已经落后于英、法等国的德国更加闭塞。但是,施莱马克又认为这两种方法必须严格分开,因为“任何合并它们的企图都势

① John Dryden, “Preface to Ovid’s Epistles,” 引自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 38. 原文: “First, that of Metaphrase, or turning an Authour word by word, and line by line,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 . . The second way is Paraphrase, or translation with Latitude, where the authour is kept in view by the Translator, so as never to be lost, but his words are not so strictly follow’d as his sense, and that too is admitted to be amplified, but not alter’d. . . . The Third ways is that of Imitation, where the Translator (if he has not lost that Name) assumes the liberty not only to vary from the words and sence, but to forsake them both as he sees occasion. . . .”

②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载于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 49. 原文: “In my opinion, there are only two possibilities. Either 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 him; or he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writer toward him.”

必导致极不可靠的效果,并且面临使作者和读者彻底失之交臂的危险。”^①相比之下,倒是德莱顿的三分法显得更加通达一些。翻译本身便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妥协,因此,任何不允许妥协的理论都只能是纸上谈兵,于实践无补。

20 世纪的翻译理论变得更为系统,也更为丰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奈达(Eugene Nida)的两种“对等”(equivalence)说。奈达把翻译分成两种基本类型,分别具有“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和“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奈达后来也将其称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特点。他对前者的定义是:

形式对等在形式和内容上对信息本身予以关注。在这一类翻译中,译者用诗歌对等诗歌,句子对等句子,概念对等概念。从这一形式运作的角度出发,译者要让译语中的信息尽量与原语中的各种因素吻合。^②

奈达还对这种翻译的特色做了进一步说明,指出它的理想形式是“评注翻译”(gloss translation)。译者要尽量直接、忠实地复制原文的内容与形式。不仅如此,这样的翻译常常还需要很多注解,否则读者很难读懂。

“动态对等”型翻译的情形则不同了,因为:

它要制造动态,而不是形式上的对等,其基础是“对等效果的原则”。在这种翻译中,译者并不想让译语信息与原语信息吻合。他要的是动态关系,即译语读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应当与原语

①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载于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 49. 原文: “These two paths are so ver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that one or the other must certainly be followed as strictly as possible, any attempt to combine them being certain to produce a highly unreliable result and to carry with it the danger that writer and reader might miss each other completely.”

② Nida, “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 载于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 156. 原文: “Formal equivalence focuses attention on the message itself, in both form and content. In such a translation one is concerned with such correspondences as poetry to poetry, sentence to sentence, and concept to concept. Viewed from this formal operation, one is concerned that the message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should match as closely as possible the different elements in the source language.”

读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相同。^①

奈达进而指出,“动态对等”型翻译的特点是自然,不会令读者感到不适,因为译者已经按照他们的习惯对原著进行了归化处理。

不难看出,奈达的上述理论是对传统“字译”与“意译”两种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他要比杰罗姆和施莱马克都更加灵活,因为他明确指出,“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是翻译的两极,在它们中间有众多程度不同的变化,都是“可以接受的文学翻译标准。”^②

西方的翻译理论虽然名目众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在讨论翻译过程时基本上都没有超出上述概念与范围。当代学者斯坦纳(George Steiner)甚至说两千年来西方对翻译艺术的讨论不过是杰罗姆“字译”和“意译”说的翻版。^③从当今翻译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一说法未免“有过于简化的危险”。^④但是,我们将会在本书中看到,它却道出了翻译艺术,尤其是诗歌翻译艺术的特点:貌似简单,实际上却复杂丰富,因为“字译”和“意译”两极之间包括了广阔的空间,供不同秉性、不同趣味、不同才华、不同观念、不同追求的译者翱翔驰骋,或是匍匐缓行。

本书中包括大量英文著作的引文。一般来说,作者只是在书中将这些引文译成汉语,然后在注解中注明出处。在本书中,我选择了在注解中附上引文的原文,一来方便读者查阅,二来也把我本人的翻译交与读者审核。

① Nida, “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 载于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 156. 原文: “...a translation which attempts to produce a dynamic rather than a formal equivalence is based upon ‘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effect’. In such a translation one is not so concerned with matching the receptor – language message with the source – language message, but with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eptor and message should be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at which existed between the original receptors and the mess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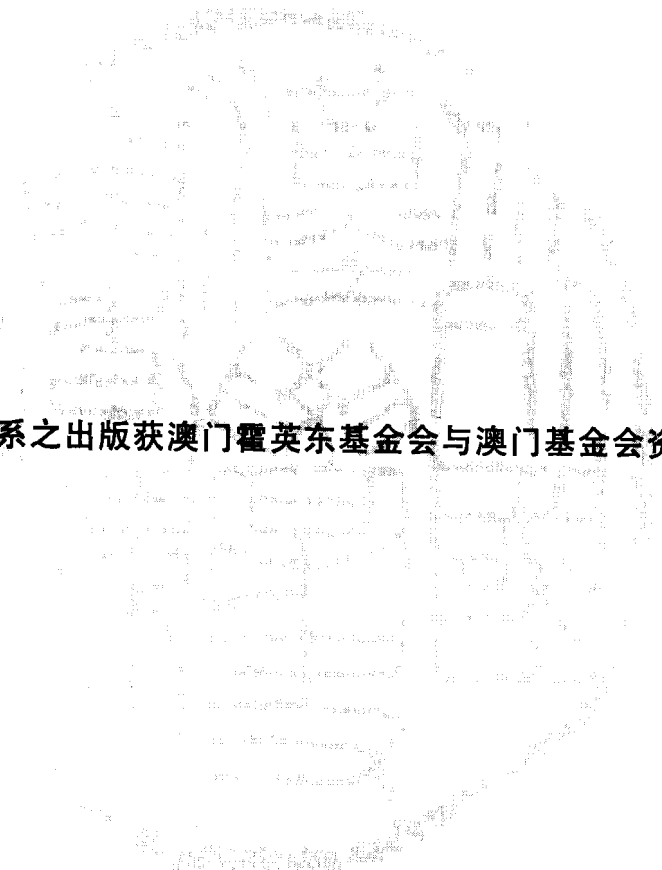
② Nida, “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 载于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 157. 原文: “Between the two poles of translating (i. e. between strict formal equivalence and complete dynamic equivalence) there are a number of intervening grades, representing various acceptable standards of literary translating.”

③ 参见其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62.

④ 参见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 – 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2. 原文: “...runs the risk of oversimplifying the situa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y.”

在研究与阅读中,我经常被一些翻译过来的引文所困惑。有时执意要弄个明白,找到原著,一经与原文对照,才发现是作者把引文翻译错了。既然本书所研究的便是翻译,而且我也在不停地将别人的译文与原文进行对照,我理应把我本人的翻译诉诸同样的检审。另外,按照惯例,我也对书中所分析的译文做了翻译。在翻译这些译文时,我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尽量如实地反映译文的内容与风格,包括它们的句式和用词。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略微做了些改动,以便让译文既符合汉语的习惯和规则,但又不失去它们的异国风味。倘若打个比方的话,那便是一位外国人讲一口通顺的汉语,但却始终操有独特的乡音。也就是说,我的目标是归化和异化之间的妥协,但二者当中更偏重后者。这些都是要向读者交代清楚的。

最后,谈一下本书的体例。全书共五章。除了为“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单独立章之外,还设了英国“早期的汉诗翻译”一章,以便为书中的研讨做一铺垫,并为它提供一个历史线索和语境。毕竟这四位翻译巨擘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赖于前人的实践与努力。另外,这四位译者所使用的,是旧式拼音,既不系统,也不规范。为了保持译文的原貌,我也未对它们进行处理。由此引起的不便,还请读者原谅。



本书系之出版获澳门霍英东基金会与澳门基金会资助



北京语言大学列国汉学史书系 编辑委员会

顾 问：季羨林 李学勤 汤一介 王路江
主 任：崔希亮
副主任：韩经太
主 编：阎纯德 吴志良
编 委：王晓平 乐黛云 安平秋 许光华 刘顺利
 吴志良 张国刚 严绍璦 李明滨 李海绩
 陈开科 周发祥 侯且岸 柴剑虹 钱林森
 耿 昇 阎纯德 阎国栋 熊文华

此书献给我的父母与启蒙老师

吴云 冀宇

序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

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阎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外。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阎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因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李学勤

2007年4月8日

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序 二

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令人觉得它又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一切都有过发生,一切都还在发展,一切都还会灭亡。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孕育过程,“汉学”(Sinology)也是这样,其孕育和成长,就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交媾浸淫的历史。这个历史,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汉代所开通的丝绸之路,接下来是7—8世纪的大唐帝国、14—15世纪的明代、清末的鸦片战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潮时起时伏直到今天。这是历史,是汉学的昨天和今天,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显现出的文化精神。但是,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循蛛丝马迹探讨,找回其真;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俟走过,便成为昨天的陈迹。写作汉学史是一件艰难的劳作,尤其对象是遥远的昨天,尤其是“遗失”在异国他乡的昨天,更非一件易事。时至今日,朦胧面纱下的汉学还不为一些学人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取下面纱,让人们看个究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90年代以降,“汉学”(Sinology)便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中国大陆重提“汉学”(Sinology)至今,汉学就像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溪,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之后,才终于形成一条奔腾的水流,并成为中国文化水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变化是时代和历史变迁带来的结果,也是文化自己发展的规律。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学(Sinology)呢?首先,这里的汉学非指汉代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

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这起码已是 200 多年来世界上的习惯学术称谓。李学勤教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汉学’,英语是 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Sinology 一词来自外国,它不是汉代的“汉”,也不是汉族的“汉”,不指一代一族,其词根 sino 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是中国。

在历史长河里,汉学由胚胎逐渐发育成长。虽然在 1814 年 12 月 11 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才有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但指代汉学的“Sinologie”(英文“Sinology”)一词则出现在 18 世纪末,早于由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的时间,更不会晚于 1838 年。从此之后,“Sinology”便成为主导汉学世界的图腾,约定俗成的学术“域名”。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要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n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广阔的内涵,绝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和“蒙古学”等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学的理解和解释相左,因此便有了“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不同的叫法;如果咬文嚼字,推演下来,一定还会有“国内汉学”、“国内中国学”,甚至“北京汉学”、“河南汉学”等。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 20 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就是说 Sinology 可以准确地包含 Chinese Studies 的内容和理念;从历史上看,尽管 Sinology 和 Chinese Studies 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话再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还是 Sinology 最好,因为, Sinology 不仅承继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 Chinese Studies 较为广阔的内容。另外,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